

公汽上一对老夫妻在我对面轻轻交谈。当时车上人少,我的话我听得一清二楚。他们也不避讳,交谈中偶尔看我一眼,很温和地一笑。

他们谈的是一件很小的家务事:附近一家商场近期推出一款优惠——每天低价卖出二十个枕芯,一人一次只能买一个。妻子知道这个消息赶去,当天的份额已经卖完。商场十点开门,要想排到二十名之前,得一早去排队。丈夫腿脚不好,妻子不让他跟自己一起去排队。丈夫让妻子带上手机,说不管买到没买到,回家前给他个电话,他去接她。第二天,她一早去排了将近三小时队,买到了一个。今天,她第三次去排队,同样是将近三个小时,终于买到了第二个。这样他们两口子就都有新枕芯来代替原来那一对用了差不多三十年、已经破碎发硬油汗斑斑的旧枕芯了。妻子一遍遍地抚摸着那个新枕芯,满脸的成就感。丈夫的眼睛里则充满了对妻子的欣赏。

新枕芯十元一个,是原价的一半。为此,昨天晚上当公司老总的儿子很不理解:你们一个枕芯用几十年,别说是二十元,就是二百元,也是个再小不过的开销,犯得着去

世上最美好的童话

陈世旭

花几个小时去图十元钱便宜吗?父亲说:你不懂。省钱不是目的,目的是快乐。他们很感慨,儿子这一代人已经不能理解他们了。我也很感慨。这样的快乐观在我看来是那么可贵,这样的快乐观是不应该被打破的。

想起近年流行起来的一个词:“小确幸”。这个词出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随笔,由翻译家林少华直译而进入现代汉语。

小确幸是一种微小而确实的幸福:摸摸口袋,发现居然有钱;电话响了,拿起听筒发现是刚才想念的人;你打算买的东西恰好降价了;完美地磕开了一个鸡蛋,吃妈妈做的炒鸡蛋;排队时,你所在的队动得最快;自己一直想买的东西,但是很贵,一天你偶然在小摊便宜地买到了;当你运动完后,喝的冰镇透了的饮料——“唔,是的,就是它”……它们是生活中小小的幸运与快乐,是流淌在生活的每个瞬间且稍纵即逝的美好,是内心的宽容与满足,是对人生的感恩和珍惜。

当我们逐一将这些“小确幸”拾起的时候,也就找到了最简单的快乐!

作者精确地计算出:小确幸的感觉在于小,每一枚小确幸持续的时间三秒至一整天不等。

我想,这是这对老夫妇与儿子根本不同的地方。老夫妇的快乐观是一种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形成的人生观。以节俭为美德,以节俭为快乐,这样美滋滋的感觉不是“小确幸”,而是大福气。

古人说:“嗜寂者,观白云幽石而通玄;趋荣者,见清歌妙舞而忘倦。唯自得之士,无喧嚣无荣枯,无往非自适之天。”

一个喜欢宁静的人看到白云幽石,即能领悟深奥的道理;一个追求荣华的人听到清歌妙舞,才能放下疲劳。只有真正懂得人生的人,才能保持纯真的天然本性,内心没有荣华衰枯的差异,凡事只求适合天性而永远处于自在境界。这既是一种文化精神,更是一种理想生活。有个朋友发给我的微信说得好像并非拥有一切,只是尽力享受生活已经赐予的一切。全世界最美好的童话,不过是一起度过柴米油盐的岁月。

为此我在心里默默祝福这对老夫妇。



温暖的日子 (中国画) 赵澄襄

刷短视频,偶尔读到一句话:“心中想大事,手上做小事。”一个人想大事与成大事是两回事。想大事只需要心性、视野,成大事,除了这些,还需要才

手上做小事

游宇明

华、勇气、毅力和实干精神。“心中想大事,手上做小事”,重点是落在后面的,意思是:一个人心中可以有万千幻想,但得脚踏实地,一个一个细节做起,只有空洞的梦想,天天背着手在公园里聊天喝茶、赏花草草,不去做小事,你心中想的事再大,最后也只是空中楼阁。

“想大事”的人做小事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,你先得愿意劳心劳力。你想成为一名杰出的建筑师,非常好,但你得认真学习专业知识,用心考察一个一个知名的建筑,弄清别人的优势和自己的潜力各在哪里,从而选择突破的方向。格局定了下来,再一笔一笔画设计图,少一笔都不行。一战没有成名,你就十战、百战接着干,干到别人觉得你的作品其他人无法取代,才算接近内心的目标。你希望当一名美誉度很高的律师,值得鼓励,但好律师不是自己吹嘘的,也不能通过广告

做出来,而要一个个案子去辩输,与委托者反复沟通,寻找对其有利的法律条文,四方取证,字斟句酌地写辩护词,每一个环节都严丝合缝,以图最大限度地说服法官。通过自己的辩护使一个个委托者维护了自己的权益,恭喜你,你开始获得名声的“金豆”。

提倡认真认真地“手上做小事”,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同每一件“小事”必然通向“大事”。由于经验、学养、个人能力、意外风险等因素,一个人在通往“大事”的路途中往往会遭遇数不胜数的暗沟险滩、溃堤滑坡,怎么办?一条路走不通,换一条路;一条方向抵达不了,改一个方向。要相信:挫折、失败不是生命的废品,它更多的是一种历练、一种警示,“小事”失败多了,“大事”的蓝图才越来越清晰。当然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,你干了许多“小事”,但离心中的“大事”差得很远,甚至根本没有成就“大事”的可能。此时,你就得有平常心。远方的原野固然美好,一步一步走向远方的过程,不也可以给予我们一份快乐吗?想过,并且踏踏实实付出了心智、血汗,就算不成功,也足以慰藉平生。

俗话说:“万里长城起于一砖”,砖者,典型的小事也。

1989年我在海南,《海南日报》副刊“椰风”有一个赵丽宏的随笔专栏《岛人笔记》,每次读完,我都会收藏好。回无锡时,舍弃了很多随身用品,独独把刊有《岛人笔记》的海南日报带回无锡,剪贴成册。1991年,得到上海书友的信息,赵丽宏老师将在上海三联书店签名售书,我带着三本有赵丽宏老师作品的剪贴本,专程

读书使我们成为朋友

陈建奇

去上海见到了我喜爱的作家赵丽宏。赵丽宏老师在赠我的签名书上,为我写了一句话“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——赠建奇君”。

1993年3月的一天,我正在北京出差,在长富宫饭店商品部办好事情,想起赵丽宏老师也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,我想能不能在北京见到赵丽宏老师呢?我用手机拨通了赵老师的电话,赵老师听说我也在北京,就叫我去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吃晚饭。我立马打了个面的赶去,在饭桌上见到了作家冯骥才、画家范曾……吃好晚饭在大厅等电梯时人比较多,也有很多文化界的老前辈,赵丽宏看见人多就和我说话,我们走楼梯上吧,一口气爬上了十七楼。

自认识了赵丽宏老师,我每年会去上海好几次看望他,1994年元月,由他主编的《人生与艺术》丛书在上海南京路新华书店首发,赵丽宏老师特意寄来请柬邀请我参加,我深感荣幸。这套丛书的十位作者有从北京来的肖复兴、杨匡满,叶文玲老师因为住院没有来,由赵丽宏老师代她签名送我,还见到了上海作家陈村、刘绪源、陆星儿、季振邦、谢蔚明、孙光萱,那天的读者队伍从书店里排到了南京路上,读者多,赵丽宏就叫上我在柜台里帮忙拆包、递书。记得在中午吃饭时候,赵丽宏老师特意关照我,先要照顾好陈村。活动结束后,赵丽宏老师在送我的签名书上留言“建奇,读书使我们成为朋友。赵丽宏九四年元月”。

如今,我每年都会去上海看望赵丽宏老师,我收藏了他的文学作品有一百多册,有诗集、报告文学,大多还是他的散文集,也有近年他写的儿童文学作品,有近一半都是赵丽宏老师送我的签名书。在这三十多年的交往中,我们从最初的书友,发展成为知心老友。



日照有很多树。见到的第一种树就不认识。在这种不认识的树边上是朴树。我不认识的是一棵棵开花的树。有点像栾树,但肯定不是栾树了,栾树还没有到开花的时候。后来,我以为是苦楝树,但它的花形明显大了许多,颜色比苦楝又鲜艳点,树干比苦楝笔直,也许因为笔直,成了北方人一样的大个子树。

我在这一棵棵开花的树前站了很久。我和它彼此初见,我坚信它们是为了我开花的。这是一个喜欢树木的人的自我想象。我喜欢树木大于喜欢人群。树木能够赠予我足够的能量,而人群不会。因为这个偏爱,所以认识了很多树木。这一棵棵为了我怒放的陌生之树,究竟叫什么名字呢?

谁能想得到呢?这一棵棵开花的树,竟然就是我年轻时念念不忘的花楸树,是诗人海子写过的花楸树:“我无限的热爱着新的一日/今天的太阳 今天的马 今天的花楸树/使我健康 富足拥有一生/从黎明到黄昏/阳光充足/胜过一切过去的诗”。

日照的奇树实在太多了,浮来山上,那些树瘤像青筋毕露的等待凤凰的梧桐树。还是浮来山上,像黑龙一样缠绕的老龙槐树。都是初见,满是喜悦。最让我喜悦的,还是银杏树。

其实,我对于北方的银杏树的阔大早就有了心理准备。因为真正的菩提树属于南方热带树种,所以佛祖就指明,北方的寺庙里,很多开花结果的树木也可以成为菩提。比如无患子,比如七叶树,耐寒的银杏到了寺庙里,也化成了菩提树。因为是菩提树,所以珍惜,北方寺庙里的银杏就特别阔大。

但没想到定林寺的银杏是那么阔大。还不仅仅是阔大,应该叫无限阔,无限大。4000年的“天下银杏第一树”,4000年的阴凉啊,属于刘勰的阴凉,也属于《文心雕龙》的阴凉。“振叶以寻根,观澜而索源。”我去过南京东郊的定林上寺,南京方山的定林寺,还有浮来山的定林寺。三个定林寺,都有刘勰,也都有银杏树,但故乡的银杏最为阔大,是那个叫慧地的僧人和古银杏合二为一了。

因为写过很多年的诗歌,我很想见见在日照的老朋友们。一早醒来,我拨通了日照诗人上官的电话。他没接。

过了一会,上官的电话来了。诗人上官说了几个想不到。但让我更加想不到的是,因为是星期天,这天是上官约了很多朋友,要回他出生的村子,商量为村里建设公路的事。听完这话,我心中一阵狂跳:这世上,再也没有跟着诗人回到他的衣兜地更有意义的事了。

每逢八月,沪上图书行业便迎来备战上海书展的最后冲刺阶段,这已成为二十年来的惯例。对于喜欢书的读者,翘首以待这一一年一度的文化盛宴;对于作为参展方的我们而言,上海书展就好比一场大考,无论精力体力脑力都可谓挑战极限:既要在布展上有新意出亮点,又要在服务上抓细节作提升,还要在销售上有突破出成绩……细数过往,书展工作虽然辛苦,但总体来说还算顺利,我们的努力和探索也始终在路上!

书展的活动既怕人多,又担心人少,偶尔也曾遇到过让我至今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的情况。十多年前的某届书展,出版社有一场养生保健类新书签售活动由我们负责现场销售。主办方预估中老年读者会比较多,隔天就已做好了应急预案。没想到,一大早顶着近40摄氏度的高温汗流浹背赶来买书的队伍排了足足千米之长,且人群中大多为中老年读者,甚至有不少拄着拐棍颤颤巍巍的老人。而我更担心的则是现场图书备货不足可能会引发的问题……果然,九点半活动开始没多久,几千本书售罄,队伍中不知谁说了一句“摊位

日照有很多树。见到的第一种树就不认识。在这种不认识的树边上是朴树。我不认识的是一棵棵开花的树。有点像栾树,但肯定不是栾树了,栾树还没有到开花的时候。后来,我以为是苦楝树,但它的花形明显大了许多,颜色比苦楝又鲜艳点,树干比苦楝笔直,也许因为笔直,成了北方人一样的大个子树。

我在这一棵棵开花的树前站了很久。我和它彼此初见,我坚信它们是为了我开花的。这是一个喜欢树木的人的自我想象。我喜欢树木大于喜欢人群。树木能够赠予我足够的能量,而人群不会。因为这个偏爱,所以认识了很多树木。这一棵棵为了我怒放的陌生之树,究竟叫什么名字呢?

谁能想得到呢?这一棵棵开花的树,竟然就是我年轻时念念不忘的花楸树,是诗人海子写过的花楸树:“我无限的热爱着新的一日/今天的太阳 今天的马 今天的花楸树/使我健康 富足拥有一生/从黎明到黄昏/阳光充足/胜过一切过去的诗”。

日照的奇树实在太多了,浮来山上,那些树瘤像青筋毕露的等待凤凰的梧桐树。还是浮来山上,像黑龙一样缠绕的老龙槐树。都是初见,满是喜悦。最让我喜悦的,还是银杏树。

其实,我对于北方的银杏树的阔大早就有了心理准备。因为真正的菩提树属于南方热带树种,所以佛祖就指明,北方的寺庙里,很多开花结果的树木也可以成为菩提。比如无患子,比如七叶树,耐寒的银杏到了寺庙里,也化成了菩提树。因为是菩提树,所以珍惜,北方寺庙里的银杏就特别阔大。

但没想到定林寺的银杏是那么阔大。还不仅仅是阔大,应该叫无限阔,无限大。4000年的“天下银杏第一树”,4000年的阴凉啊,属于刘勰的阴凉,也属于《文心雕龙》的阴凉。“振叶以寻根,观澜而索源。”我去过南京东郊的定林上寺,南京方山的定林寺,还有浮来山的定林寺。三个定林寺,都有刘勰,也都有银杏树,但故乡的银杏最为阔大,是那个叫慧地的僧人和古银杏合二为一了。

因为写过很多年的诗歌,我很想见见在日照的老朋友们。一早醒来,我拨通了日照诗人上官的电话。他没接。

过了一会,上官的电话来了。诗人上官说了几个想不到。但让我更加想不到的是,因为是星期天,这天是上官约了很多朋友,要回他出生的村子,商量为村里建设公路的事。听完这话,我心中一阵狂跳:这世上,再也没有跟着诗人回到他的衣兜地更有意义的事了。

上还有书……”刹那间,热情高涨的读者迅速冲向二楼的展台,翻箱倒柜到处翻找,有的干脆直接跪在地上动手拆堆放在展板下面的图书礼包……眼前的一幕着实令我瞠目结舌,更可怕的是乱作一团翻找书的大多都是老年人。很快,我们启动了书展紧急预案,以最快速

用心用情,陪伴服务读者

石洪颖

度现场调集安保力量,并从其他岗位上迅速抽出手,一边解释安抚情绪、疏散人群,一边逐一为他们办理缺书登记和图书快递服务……有惊无险,最终在我们耐心劝导下人群总算散开了。

近两年,经书展组委会同意,我们把公司旧书经营特色“淘书乐”带到上海书展。原计划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旧书、老期刊和稀缺书、断版书等老版本旧书,只是在品种和内容上做些补充,没想到吸引了众多不同年龄段读者的兴趣和选购。记得有一位自称书虫的老读者在“淘书乐”展位上意外发现一本90年代初自己发表在

我们很快汇合了。车子出日照市区,往市郊的五莲山方向去。过了一会,我们就和五莲山平行了。

五莲山的样子,完全不像南方的山那样被植被遮蔽了的葱茏,石头与石头中间有着植物的间离和搀扶,就多了宋代山水画的味道。那是一些什么样的树什么样的植被呢?

上官没回答我。他根本不需要回答我,就像路边那些开花的花楸树,就像浮来山那棵无限阔大的银杏树,反正,上官就是带着我走到山里的啊。

初夏的宋代山水画中间,想不到的红星闪烁。我看到了,路边全是樱桃树,结满了樱桃的故乡之行啊。

上官看出了我的羡慕,说,你的口水先给我留着,他们老家的樱桃可是五莲山最好的樱桃呢。当然,也必须把口水留着,上官带着我的目光离开了路边的樱桃,而是直接去了山顶的龙潭湖。

这是一座了不起的水库。哺育了樱桃之甜的水库。我和上官并肩俯视着龙潭湖,然后说着诗坛往事,说着彼此的童年。

往事如同蓬勃的树荫,一点点繁茂起来,比如西山的板栗树,正在开花的板栗树,那长长的花序收集起来,被童年的诗人搓成了夏天驱蚊的绳子。比如黄桧树下的“酸溜溜”,直接可以吃的野菜,比如正在路边怒放的像蒲公英一样但比蒲公英还瘦的苦菜花,冯德英的苦菜花。比如九仙山上的槐花群,就像初夏的香雪海,少年的诗人坐在槐树的枝头,眺望带着槐花香上升的太阳。

离开龙潭湖,转了几个山路,到达落满槐花的九仙山的后山了。我觉得我是到了樱桃树的王国了。

上官不想让我沿着公路回去,而是带着我沿着小路往下滑,山的最下方就是诗人的故乡,全日照最好樱桃的故乡。

都说下山不容易。其实下山又很容易。因为下山的路上全是在成熟的樱桃树。上官说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了,竟然在他故乡樱桃最好的一天,而且是他决定回故乡的这一天联系了他!

上官让我一边往山下滑行,一路吃樱桃——他代表他的乡亲们请客。

天下哪里有这样的初夏盛宴呢?鲜红的樱桃就在我们的头顶,我们的眼前,我们的嘴边,伸手,张口,一千颗小太阳般的樱桃,肯定不止一千颗无数小太阳就这样进入了我的身体里。

吃人家的嘴软啊。在日照最幸运的一天,我悄悄向上官宣布:日照有很多树,最甜的树就在叫贺家店子的小山村。

某核心刊物上的文章,捧在手里反复翻阅,脸上满是激动和兴奋,嘴里不停念叨“缘分!缘分!”

类似这种情况并不少见,爱书人淘到一本好书,情不自禁流露出的惊喜和满足,也感染着一旁我们的工作人员,时不时会开箱补货,而每次只要一上新,读者们便一窝蜂围上来,生怕错过一本好书被别人捡了漏。不少读者边淘书边交流,不论年龄不问职业,从孩童、青少年到中老年读者,无不沉浸于这片“书海”中享受淘书的快乐,收获满满的“时光记忆”。

第二十届上海书展即将拉开帷幕,衷心祝福上海的这张文化名片越擦越亮!

十日谈

我和上海书展

责编:郭影

让书展活动“点燃”读者热情,请看明日本栏。